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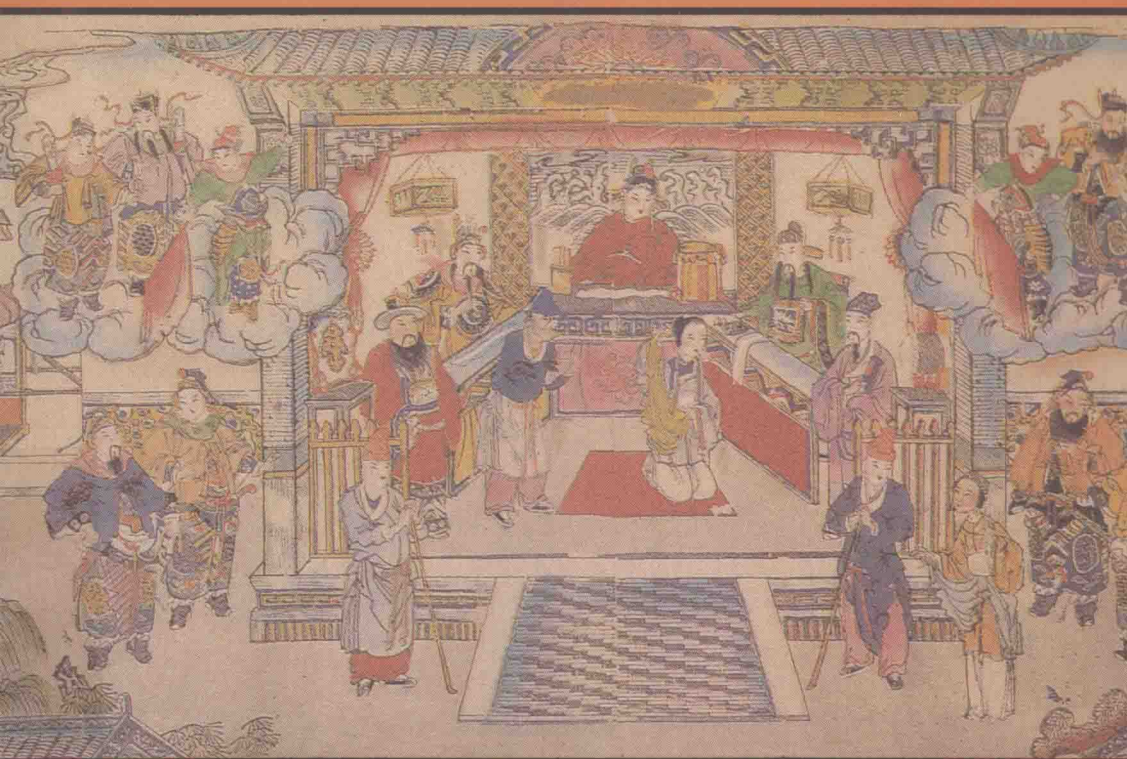
彭公案

下

[清] 贪梦道人 著

中国古典小说研究——《彭公案》——《彭公案》是清代中期的一部小说，作者为贪梦道人。该书以北宋徽宗时期为背景，讲述了狄青、狄龙、狄虎、狄豹四兄弟在边疆征战的故事。小说情节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是清代小说中的佳作之一。

《彭公案》是清代中期的一部小说，作者为贪梦道人。该书以北宋徽宗时期为背景，讲述了狄青、狄龙、狄虎、狄豹四兄弟在边疆征战的故事。小说情节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是清代小说中的佳作之一。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彭公案

下

[清] 贪梦道人 著



第二三二回

赵友义计烧师兄 张大成力胜侠义

话说韩登见他请来的人，不是吃里爬外，就是无能之辈，出去就败。正在为难之际，背后一声喊嚷，韩登回头一看，乃是拜弟野人熊张大成。此人力大无穷，久在山中打猎，滚的一身松香马牙沙子，善避刀枪。他原本是个浑人，只懂得吃喝，不懂得别的，跟韩登乃是金兰之好，结义的兄弟，今天被韩登所约，见出去的都败了回来，他就急了。只见他一摆手中的浑铁棍，蹿出来说：“哪个小子过来跟爷爷动手。”胡元豹一看，来的这个人身高九尺，面如锅底，重眉环眼，高颧骨，一脸一脖子的松香马牙沙子，身穿青洋绉裤褂，青缎抓地虎靴子，手使一条浑铁棍。胡元豹也是粗人，就说：“来的这个黑小子，你叫什么？”张大成说：“小子！你要问爷爷的名字，我叫张大成。”胡元豹不容分说，摆棍就打。张大成用棍相迎，他棍法精通，上下翻飞，走有五六个照面，一棍戮^①在胡元豹左肩头，败回了会仙亭。

打虎太保纪逢春见胡元豹败了，一摆手中轧油锤赶了过来。张大成一瞧说：“雷公崽子通上名来，你也敢来送死？”纪逢春说：“闪电娘娘！我告诉你，你老爷叫纪逢春，外号人称打虎太保。要知道我的厉害，快把脑袋伸过来，你瞧好不好？”张大成并不答言，抡棍就打，纪逢春用锤相迎，二人各施所能。纪逢春连战数阵，早就累乏了。张大成棍法纯熟，力大无穷，两个人走了有几个照面，纪逢春已累得热汗直流，口中带喘。看看不行，他就嚷道：“小蝎子！快来帮忙。”武杰一听，喊道：“混账王八羔子，你不要嚷，快快躲开，待我拿他。”纪逢春便败回了会仙亭。

武杰摆刀蹿了过去，说：“你这混账东西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张大成并不答言，抡棍就打。武杰往外一跳，蹿在贼人背后就是一刀，砍在身子却直冒火星。武杰说：“混账王八羔子！你不是人，刀砍上去就像铁铸的。”

① 戮(duō)——击。

两个人动手，五六个照面，被张大成一棍将刀磕飞，武杰赤手空拳跳出圈子，败进会仙亭来。李环一瞧姑老爷败回来，不由气往上冲，一摆手中朴刀，蹿出会仙亭，说：“小辈，你敢这样无礼，待我来拿你。”一摆朴刀，照张大成肩上就砍，贼人用棍相迎。两个人走了有三四个照面，李环也不是对手，被张大成一棍打在左肩头，往后倒退几步，几乎躺下，转身败进会仙亭来。李珮见哥哥带了伤，不由气往上冲，一摆手中朴刀，跑出来说：“好大胆贼人，竟敢伤我兄长，待我拿住你，给兄长报仇。”说着话，蹿过来照贼人分心就扎，贼人用棍一拨，三四个照面，又被张大成一腿踢了个筋斗。李珮连忙爬起来，跑进了会仙亭。

花刀太保刘得猛一看贼人甚是骁勇，一摆手中刀，说：“贼人休要逞能，待你家刘得猛爷爷前来拿你。”张大成连胜数阵，洋洋得意，越杀越勇，面不改色。他见花刀太保刘得猛出来，并不答话，抡棍就打。刘得猛摆刀急架相迎，二人动手，有七八个照面，刘得猛一刀砍在贼人身上，但见火星直冒，那贼人却不以为然。刘得猛已经累得浑身是汗，自己败了回去。花枪太保刘得勇见兄弟未能取胜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一擎手中花枪，大喊一声，跳出当场，说：“贼人休要逞强，你认不认得刘家太爷？”说着话，一摆花枪，照贼人哽嗓咽喉便刺，张大成用铁棍相迎，二人动手走了七八个照面，要讲能为武艺，真算是棋逢对手，无奈枪扎到贼人身上白扎，刘得勇不久筋疲力尽，自己也败了回去。

书要简短，野人熊张大成连赢了八阵，众差官就都愣了，一个个默默无言。马玉龙一看这个贼人实在扎手，说：“众位不必担忧，待我亲自去结果他的性命。”话犹未了，旁边闪出一人说：“马大人且慢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杀鸡焉用牛刀？”马玉龙睁眼一看，原来是小太保钱玉，托枪来到两军阵前，他会使家传的追魂夺命连环枪，分八八六十四路。野人熊张大成一看，来者是一个小孩，不过十四五岁，生得五官俊秀，梳着冲天竖的小辫，手中拉着一杆枪，焉能看得起他，说：“来的娃娃，你何人？”小太保钱玉说：“贼人你要问，小太爷姓钱名玉，外号人称小太保。要知道小太爷的厉害，趁此过来送个整人情，不然就把你拿住。”张大成气往上冲，说：“你这娃娃说此大话，待我结果你的性命！”摆棍搂头就打。小太保钱玉虽然年幼，甚是聪明，心想：“贼人不怕刀砍，必有金钟罩、铁布衫，我这枪找他上中下三路练不到的地方，可以伤他。”主意拿定，便和他动手。

钱玉本是家传的武艺,能为出众,枪法纯熟。二人走了十几个照面,不分胜负。

西边楼上的众女眷明为瞧热闹,暗中看着房上,怕有贼人逃去,好拿暗器打他。侠良姑张耀英见贼人张大成已连胜众位差官八阵,心中就急了。她由兜中掏出一只镖来,打算暗助一膀之力。她见小太保钱玉跟贼人动手,那贼人往西一闪,侠良姑一镖就打在他的左眼上,贼人用手一摸,已经进去半截。小太保趁势一枪,扎在贼人的脐上。那贼人觉着一疼,把棍一摔,肚肠迸流,翻身栽倒,当时气绝身亡。

大王韩登见拜弟张大成一死,放声大哭,说:“万没想到我拜弟张大成今天死在这会仙亭,我二人乃是金兰之好,生死的兄弟,伤了我这等样的英雄,实在可恼可恨!”旁边有知古今、事情根子、谷化人、坏事端四位管家上前解劝,说:“寨主爷不必悲伤,这也是天数该然。”大王韩登说:“你看我今天请的人,一个一个都栽了筋斗。我拜弟乃是我的膀臂,他一出去,就把会仙亭的人连赢了八阵。咱们今天来的人,未必还找得出跟他并肩的能为。”话未说完,只听得身后有人噗哧一笑。大王韩登回头一瞧,那人说:“韩寨主,你休要藐视天下的英雄,那野人熊张大成不过是匹夫之勇。韩寨主请放宽心,谅这会仙亭有几个能人,莫非项长三头,肩生六臂,我出去看看他等,管保将他们一网打尽。”说着来到当场,要在人前显耀,鳌里夺尊。不知此人是谁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三三回

赵文升飞叉取胜 滋毛虎独斗英雄

话说大王韩登见张大成一死，不禁连声叹息。正在为难之际，由背后闪出一人，韩登一看，乃是凤凰山八鸟之内的飞天火鸟王德铠^①，便对他说道：“寨主，你既来助我一膀之力，我也感念你的好处。你能出去给我的朋友报仇，也不枉你我相交一场。”说着话，王德铠一摆飞镰大砍刀，背着神火追魂筒，来到两军阵前，说：“小辈休走，过来跟你王寨主比并三合。”小太保钱玉赢了张大成，正洋洋得意，一见来的这贼，形同鬼怪，身高九尺，面如赤炭，粗眉圆眼，高颧骨，头上青绢帕缠头，身穿青洋绸裤褂，薄底靴子，背后插着神火追魂筒，威风凛凛。小太保钱玉看罢，用柳叶枪一指，说：“来者你何人？胆敢这样耀武扬威。”飞天火鸟王德铠道了姓名，说：“我乃凤凰山的寨主，受大王韩登之约，来找周天瑞报仇，复夺会仙亭。你这个小小的娃娃，岂不是前来送死？”小太保并不答应，把柳叶枪照贼人前心就刺。贼人用刀向外一磕，小太保把枪撤回来，刀磕空了，小太保一拧枪，就奔肚腹扎去，吓得王德铠往圈外一跳，说：“好厉害呀，几乎被他刺着。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，我不肯下毒手，他竟下了毒手。”便把背后的神火追魂筒拉了出来。那筒口上有一块红绸子，拿五彩线系着的，他把红绸子揭下来，螺丝一拧，冲出钱玉甩去。小太保钱玉不知道厉害，只见七个青烟弹，一到身上就是一片火，把衣服都烧着了。钱文华由里面急跳出来，把钱玉朝肋下一夹，进了会仙亭，往水缸一抛，才将火扑灭了，身上已烧了好几个泡。

钱文华气往上冲，拧手中枪蹿出来，要跟王德铠决一雌雄。老英雄这条枪盖世无双，一出来真像是张牙的猛虎。王德铠心想，要凭能为赢他，只怕不行，还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的遭殃，拿起神火追魂筒，用手一甩，便把钱文华的胡须、衣服都烧着了。老英雄连忙跳出圈外，就地一滚，跑

① 铠(kǎi)。

进会仙亭中。这一回恼了黄面金刚孔寿，一摆手中链子锤，跳在当场，用手一指说：“贼子，你就倚仗着这贼火烧人，今天要叫你知道孔爷的厉害。”一抖链子锤，照定贼人面门就打。王德铠往旁边一纵身，将神火追魂筒一甩。孔寿浑身烧着，他赶紧就地打滚，跑进了会仙亭。

书要简短。那王德铠一连烧了九位英雄，那小火祖赵友义见众人都受了伤，自己不能不出去了，便上前说：“马大人，众位不必着急，待我出去，他原本是我的师兄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他既是赵老弟的师兄，何不将他请过来？”赵友义说：“不成功的，他的脾气各别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往外看了一眼，见王德铠带着兜囊，赵友义就知道其中必是火器，这才由会仙亭里哭着跑出来说：“师兄呀！”王德铠一看是师弟，这贼人说：“师弟，你有什么委屈，只管说。”赵友义往王德铠怀中一扑，说道：“师兄你做的好事，害苦了我啦！”飞天火鸟王德铠说：“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？”赵友义说：“我此时也不和你说，久后自明。我今保了彭大人，你还在绿林之中，我去了。”说罢，自己转身进了会仙亭。王德铠只觉得囊中一热，呼的一声，连衣服兜囊中的九龙藏珍袋，火药葫芦，硫磺饼等应需之物，全皆烧着了。他吓得战战兢兢，往南就跑，到了护城河，飞身跳下水去，火才扑灭了。这才返回来问：“哪位替我报仇去。”

这时，只见孔梁喜鹊赵恒通跳了出来，大骂道：“赵友义，你是人面兽心，我来和你战三百合。”赵友义把七星利刃手中一擎说：“呔！对面无知的匹夫，你敢大言欺人，我来也。”把七星利刃照定赵恒通前心就扎。赵恒通往旁边一跳，把刀的门路一分，两个人战了七八个照面。赵友义的能为，本来不是赵恒通的对手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只听会仙亭中一声喊嚷，说：“贤弟休要惊恐，待我来。”一抖三股烈焰托天叉，蹿出会仙亭来，正在飞叉太保赵文升。赵友义知道他哥哥的能为高强，就向旁边一闪。二人走了三四个照面，被赵文升一飞叉打在贼人前胸，跑回了本队。

小鸽子周治急忙摆刀蹿出来，大嚷道：“赵文升休要逞强，待我来拿你。”赵文升用叉照定周治的哽嗓刺来，周治用刀往外一推，打算跟进身来，一刀把赵文升扎死，焉想到赵文升这叉神出鬼没，几个照面，周治就败回来了。贼人连败四阵，恼了水八寨的寨主水里滚王墩，手使双锤杀出阵来。赵文升看了看，这个人身高不满五尺，是个矮子，面皮微黑，细眉圆眼。赵文升并不答话，抖叉分心就刺，王墩一闪身，把双锤门路分开，七八

个照面，又被赵文升一飞叉叉在左肋上，带着小叉跑回本队。

这时，怒恼了连环寨的寨主滋毛水虎金亮。这个人练的一身软硬功夫，鹰爪力，一力混元气，今年七十多岁了，还是全真童子功，善避刀枪，手使一条镔铁狼牙钊，这种兵刃是两面棱，当中圆，不认识的只当作铁棍，有人给他扛着，非得遇见强手，才使这一兵刃。今天他见水八寨的英雄被人家战败，不由气往上冲。心想：“我弟兄威震连环寨，无人不知。韩登是我的干儿子，特来请我助威，要是别人，还请不动呢。”他赤手空拳，出来就奔赵文升。赵文升一瞧，这人好像金眼雕，七十多岁，红唇白脸，精神百倍，身穿绿绸裤褂，白底靴子。他来到赵文升面前说：“我瞧你很横，咱们爷俩来较量较量。”说着便扑奔过来。赵文升一瞧是个老叟，便说：“你趁此回去，不要前来讨死，我乃当世英雄，杀的也是豪杰，你这老头何必送死？”金亮把手一拍前胸说：“小子，你也不知道，你只管拿叉照这里来。”赵文升抖叉就刺，金亮一伸手就把叉脖接住了。赵文升一夺，把叉折为两段，只吓了一身冷汗，败进会仙亭来。

段文龙一瞧哥哥败了下来，说：“好一个老匹夫，待我前来拿你。”一顺斩虎刀，照着金亮就砍。金亮用手就来抓刀，段文龙把刀一撤。金亮只拿了三成力，一脚踢在段文龙腿上，便往后后退了七八步。小丙灵冯元志一瞧几个朋友战败，心想：“我叫他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”抖手就是一镖。金亮一伸手就把镖接住了。冯元志过去举刀就剁，金亮抬手一磕冯元志的脉门，他把刀也扔了，跑进会仙亭，浑身发麻，栽倒就地。马玉龙一瞧，把冯元志搀起来说：“这厮他会点穴。”把冯元志捏了一捏。石铸说：“众位闪开，待我拿他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且慢，我可不是小瞧你，你出去也赢不了他，他有一身软硬功夫，待我出去拿他方可。”马玉龙这才一摆宝剑，出了会仙亭，要与金亮分个上下高低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三四回

金眼雕力劈飞云僧 众差官退敌捉韩登

话说忠义侠马玉龙见众人败在金亮之手，自己气往上冲，把宝剑一顺，跳在外面说：“呔！对面老儿，你真不知自爱，谅你有多大的能为，竟敢帮助韩登，做此无情无理之事。他是叛反国家的邪教，我乃是钦差彭公台下的护卫，我等奉堂谕来捉韩登，你要自爱，趁早退去，免受连累。”金亮哈哈大笑说：“无名小辈，谅你有多大能为，休出此胡言大话，你家寨主爷生平是不怕王法不怕天的。韩登是我的义子，只因前者在会仙亭被周天瑞打伤，约我等替他报仇雪恨。你等既然是彭大人的差官，更应安分奉公。今天你既前来，我要管教管教你。”他由从人手中拿过那根镔铁狼牙钏，要是武艺平常的，一见他这兵刃，就吓住了，重够一百二十斤，金亮拿着不以为然。马玉龙一见，气往上冲，宝剑一摆，迎面就剁。金亮身体灵便，二人各施所能。马玉龙见他这兵刃甚是凶狠，自己也不敢大意，走了七八个照面，不分胜负。马玉龙一想：“师父当初传我八仙剑，说这是道门中仙家护身之用，非得遇见敌手，不可轻动。今天若不施展八仙剑，不容易赢他。”想罢，把宝剑门路一变，分为八八六十四路，就把金亮杀的昏了头。金亮一看，左右前后都是马玉龙，自己把镔铁狼牙钏往上一迎，只听呛啷一声，被宝剑削为两段。金亮说声不好，想要逃去，被马玉龙顺水推舟，一剑把金亮的人头削落，鲜血迸流，死尸栽倒。水八寨的寨主见金亮一死，放声大哭，急忙把他的人头、死尸抢了过去。众贼人都知道金亮有金钟罩、铁布衫，一力混元气护身，善避刀枪，武艺超群，一世没遇过敌手。今天被马玉龙杀死，只吓的目瞪口呆，无人再敢出头。

马玉龙站在当场说：“贼辈何必惊骇？我这宝剑能削铜铁，剁纯钢，切玉断金，何况他这肉头。你等有不不怕的，只管上来！”众贼人哪个都比不了金亮，谁还敢再出来？大王韩登一看事情不好，莫如给他个以多为胜，便说：“众兄弟，一齐拥上。”各山各寨的贼人，连喽兵总有二三千之众，就要往上拥来。马玉龙吩咐点燃号炮。会仙亭后面号炮一响，由北边

出来了三百兵丁，全皆拿着打山鸟的枪，为首这人碧目虬髯，手执红毛刀，一声喊嚷：“贼辈休要叛反，我等奉钦差大人谕，特来拿你。”话犹未了，西北一片呐喊，金眼雕、伍氏三雄、邱明月、追风侠刘云、醉尉迟刘天雄带着二百子弟兵闯将出来，把贼人的去路挡住。金眼雕一眼看见，那伙贼人之中，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也在其内。这四个贼人自闹庆阳府后，来到这里。清风想在韩登得了庆阳之后，再把韩登一杀，自立为庆阳王，没安着好心。今天四个贼人见各处都有预备，知道事情不好，往后一撤身，打算逃走。这时前面一阵大乱，众差官带兵正跟贼人厮杀。

金眼雕抬头见逃出一个和尚，身高八尺，像是飞云。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他见和尚无心帮韩登动手，正想逃走，便说：“小子，你还想走么？邱大爷在此等候多时。”伸手过去就抓，和尚举刀砍来，被金眼雕一腿将刀踢飞，伸手一捏，那和尚焉能动得？金眼雕把和尚脑袋冲下，像砸蒜一样在地下砸了两三下，和尚已够半死。金眼雕本来痛恨飞云，两手揪着他的腿腕，一用力就把和尚劈开两半。金眼雕说：“小子，今天你也死在爷爷手里！”正在欢喜之时，只见对面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由那边蹿房越脊，想要逃生。他们见韩登大事不成，方逃到东后院，只见金眼雕正在那里刀劈了一个和尚，这四个立刻就跑。金眼雕邱成一抬头，见那四人正往东北逃走。邱爷一愣，说：“这四人中怎么还会有飞云？真乃奇怪，我去把这几个全都捉住，然后再细问情由。”想罢，说：“对面无知的匹夫，好生大胆，我来捉你！”

书中交代：那金眼雕邱爷所劈的和尚，乃长乐寺的小庙主体云和尚，素日以采花为乐，也是绿林中人，被韩登请来助威，今日死在邱爷之手，总算情屈命不屈。此时邱爷在后面一声喊嚷：“飞云贼子，你往哪里走？今日既见你之面，焉能放过。我病在垂危之际，你还打我三锤，今日我要报那三锤之仇。”飞云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越想越怕。他四人急急如丧家之犬，忙忙似漏网之鱼，恨不能飞上天去才好。

金眼雕追赶这四个贼人，暂且不表。单说众位差官在会仙亭带兵丁捉拿贼人，刺儿山的五个人早已逃之夭夭，连环寨有能为的俱皆逃走，没有能为的也有被获遭擒的，也有死在乱军之中的。总而言之，遭劫者死，在数难逃。大王韩登见事情一败，自己有心逃走，但腿已残废，虽然有刀也不能动手，被蝴蝶张四出来将他捆上。铁臂猿胡元豹也把知古今、事情

根子、谷化人、坏事端四个贼人拿住。大狼山、小狼山、红果山的众贼人四散奔走，生擒活捉的有百余个，死在乱军中的不少。徐胜、刘芳带领城守营的兵勇也杀出城来，众人捉拿贼人，这且不表。

单说金眼雕邱成独自追下四个贼人，他脚程虽快，无奈道路不熟，非山即岭，曲曲弯弯，往东北追下有三四里之遥，只见眼前树林森森，并不见贼人的踪迹。金眼雕觉得舌干口燥，想要找个地方喝水才好，猛然听见风刮铜铃的声音，抬头四下一望，见茂林深处有一座大庙，气象不俗，立刻顺着树林绕过去，到切近一瞧，是一个很大的工程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上下俱是绿瓦，周围都是红墙。雕梁画栋吐红光，凤阁斜张蛛网。珍禽枝头百啭，名花园内群芳。风流富贵不寻常，大有王侯气象。

正北的大门上有一块泥金匾，上面写有五个大字：“敕建全真观”。庙外有两根旗杆，东西两个角门俱皆关着。金眼雕来到东边那座门前扣打门环，只见里面出来一个道童，有十五六岁，说：“施主有何事？”金眼雕说：“我是过路的人，因口干舌燥，来到宝刹求杯水喝。”道童说：“请吧。”金眼雕一进这座庙，焉想到惹出一场杀身之祸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三五回

追清风误入全真观 设诡计活埋金眼雕

话说金眼雕进了全真观，小童头前引路，转过大殿，是个八角月亮门，进了月亮门，迎面一座假山，上面栽的凤眼竹。这院子是三合房，北上房三大间，前面是廊子，东西配房各三间。小童把帘子一掀，将金眼雕请到北上房鹤轩。金眼雕进去一看，房中倒很清雅，靠北的案头，摆着许多经卷，头前一张八仙桌，一边一张太师椅子。金眼雕进去落座，小童说：“施主贵姓？由哪里来？”金眼雕说：“我姓邱，由庆阳府来，走到贵观，因口干舌燥，有劳观主赐我一杯茶吃。”小童儿说：“哪里话，庵观寺院本是过路的茶园，况我们出家人，讲究应酬十方之事，我给施主倒茶去。”道童转身出去，工夫不多，端进一壶茶来。金眼雕说：“师兄出家几年？”小童说：“我来到这里，混迹已有七年。”邱爷说：“这庙里还有几位老当家的？师兄法号怎么称呼？”道童说：“庙中还有我师父，我们师兄弟四个，就算我大，我叫昆山，师弟叫昆玉、昆元、昆方。施主在此少坐，我去叫我师父去，我师父正用功呢。”金眼雕说：“不必惊动老仙师了。”

那道童回身出去，不多时，只听外面一声无量寿佛，帘子一起，进来一个老道。金眼雕本来最喜欢老道，一瞧进来的这个老道，年在六十以外，身高九尺，面皮微黄，四方脸，剑眉圆眼，海下一部黄须，头戴青缎道巾，身穿绿布道袍，足下白袜云鞋，像个乡下老道的样子。他一进来，向金眼雕合掌当胸，打一稽首，说：“无量佛！施主来了，贫道有失远迎，望求恕罪。”邱爷说：“道爷说哪里话来，偶然行至贵观，在这里求一杯水喝。”老道说：“施主贵姓，仙乡哪里，因何至此？”金眼雕说：“我是大同府元豹山人，姓邱名成，人送外号金眼雕，又叫报应。今日由庆阳来追我的仇人，偶至贵观，还未领教仙长尊姓大名？”老道说：“我姓赵名智全，在敝观已出家四十余年。”邱爷喝了几杯茶，老道说：“施主今日就在小庙中吃素斋

吧。小庙中全吃素，不茹荤^①，酒也不现成，要喝酒必须上三元坊买去，离此地有四十六里之遥。我这庙中，就有馒头、小米粥，施主若不嫌弃，可以在这里吃点素斋。”邱爷说：“好！我正要求仙师赐饭。”老道说：“很好。”便叫童子快去备饭。童子立刻走到后面，把师兄昆方等喊至厨房，点火和面。他师父又过来扒在道童耳边，说了几句话。

邱爷在前院心神不定，自己一想：“我今天追了一天，也没拿住一个贼人，不觉天色已晚，日落西山。”喝了几碗茶，只觉得肚内透饿，心中说：“我在家中吃饭，按时定刻，永不更改。”正在思想，只见老道赵智全由外面进来说：“日已西沉，施主今日不能走了。”邱爷说：“我不回家，就住在贵观也可。”少时，道童把桌子擦干净了，端来两碟咸菜放下，然后送进两盘馒首，两碗小米粥。邱爷本来饿了，一闻见粥香，心中说：“古人的话不错，‘饥饕^②糟糠甘如蜜，饱饫烹宰也不香’，这句话倒是个至理！”端起来喝了一碗小米粥，又拿起馒首吃了一个。他心中想：“我要回去，总要打发人给他送几千钱来，我与他素不相识，他又是一个出家人，哪里有白吃人家的道理？”正在思想之际，只觉一阵心慌，脑袋发晕，天地乱转，自己还想也许是喝了粥，把火压住了。正想往前，一栽身，倒在地上，人事不知。老道哈哈大笑说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他站立在台阶上说：“清风徒弟，你们几个人快出来，我把你们的仇人给拿住了。”

书中交代：这全真观主姓赵，名叫智全，绰号人称金须道，武艺超群，乃是清风恶道于常业的师父。老道要跟人动手，他有五口飞剑挂在背后，能七步斩黄龙，八步定乾坤。他平生所学的能为，就教了清风一个徒弟，还把自己心爱的一口宝刀给了清风。飞云、清风和二鬼四个人，是由会仙亭逃到这庙中来的。他们赴群雄会，也是由这庙内去的。今天清风说：“飞云贤弟，你我几个人仍回庙中去吧。办差官不追便罢，要是追了来，也有师父给咱们做主。”飞云说：“好。”四个便跑回庙来。清风说：“师父，可了不得啦！今天有我们的一个大仇人追了下来，这人能为甚大，没有他的对手，乃是大同府元豹山的金眼雕邱成，江湖上人送外号叫报应，他善避刀枪，有一力混元气的功夫。”赵智全说：“不妨，他不追来算他万幸，他

① 不茹荤——不吃荤。

② 饕(yàn)——吃。

如追来,我自有主意。”他正带着四个人来到后面说话,忽听外面打门,先打发昆山到外头瞧瞧去,告诉徒弟说:“来的老头若是姓邱,把他请到前院说话,快些回来禀我知道。”童儿答应出来,果然把金眼雕让进来,便来禀报。赵智全说:“你们几个人等着,待我去给你们报仇。”赵智全出来跟金眼雕一谈话,就留在庙中吃饭,故意说吃素,庙中没有酒肉。他出去告诉童儿蒸糖馒头,放上麻药。这是他自己配的,别有一路,无论放在酒和面中,都吃不出药味来。

金眼雕生人以来,今天是头一次栽了筋斗。老道将金眼雕麻倒,把四个人叫过来说:“我已把他拿住,你们该当怎么处置他?”依清风就要拉刀把他杀了。赵智全说:“不必,依我的主意,叫四个童儿在庙后头挖个坑,把他活埋了。”清风说:“师父吩咐,弟子怎敢违背。昆山,你带三个徒弟拿铁锹到后门外的树林底下,挖一个坑。”四个道童答应,立刻奔向后面,工夫不多,回来禀报说:“师父!我等把坑挖好了。”赵智全说:“你两个去点灯笼,你两个拿绳子把他捆好,使杠子搭着。”小道童把灯笼点好,赵智全带着清风、飞云和焦家二鬼,道童搭起金眼雕,一起奔后面。出了庙门,来到树林,道童举起灯笼,只见这坑长够七尺,宽有四尺,深有五尺。赵智全便吩咐众人快些把金眼雕邱成放在坑内。这贼人做了此事,真是洋洋得意,可惜老英雄今天就要丧在这些贼人之手。不知生死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三六回

刘云力战金须道 清风设计暗逃生

话说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，同金须道赵智全把金眼雕放在坑内。赵智全吩咐童子动手就埋。正在这番光景，由正西有一匹黑驴过来，哇哇直叫。来者正是千里独行侠寨判官邓飞雄，后面跟定几匹马。

书中交代：自会仙亭捉着韩登之后，把贼人杀了个七零八落，时已日色西斜。刘云说：“马大人，咱们点点人数少不少！”众人一聚齐，只不见了金眼雕邱成。马玉龙问：“哪位瞧见我师兄没有？”内中有一人说：“我见老英雄追下清风、飞云和焦家二鬼去了。”石铸说：“我也看见是往东去了。”马玉龙说：“石大哥，你把韩登先解送到府衙，交地方官暂且看押。我得往下追我师兄去，他老人家虽然一世英雄，只是心眼最实，倘要中了贼人的诡计，岂不把一世英名付之流水，哪一位跟我去？”伍氏三雄一听，说：“我们都去。”事不关己，关己者乱，邱明月一听就急了。追风侠刘云说：“我去一个。”醉尉迟刘天雄说：“我也去。”千里独行侠寨判官邓飞雄说：“也算着我。”大家有贼人的马匹，各人牵过一匹骑上，一直扑奔东北大道，往下追去。众人心急似箭，恨不能一时追上，见到邱成。

正往前走着，醉尉迟刘天雄猛一抬头，见前面有灯光闪烁。他本是两只夜眼，最为留神，就听那边林中有人说：“埋了。”刘天雄由马上跳下来，一声喊嚷：“贼人好大胆量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在此害人，待我前来拿你。”一摆刀蹿了过来。飞云一看，了不得啦！他们的人都来了。他一摆葵藜锤，过来就与刘天雄杀在一处。清风说：“师父，了不得啦，他们的人都来了。”金须道赵智全说：“不妨，有我在此。”贼人总是艺高人胆大，只知自己，不知有人。老道自出世以来，未曾遇见敌手，今天见他们这些人来，并不放在心上。老道一摆宝刀，跳过来说：“对面来的一干无名小辈，你等也不知道祖师爷的厉害，胆敢前来送死。”

这边众家英雄早已下了坐骑，追风侠刘云一摆手中单鞭，赶过去说：“贼道你是何人？快通上姓名来，你家老爷鞭下不死无名之鬼。”老道微

微一笑,说:“老匹夫,你也不知道祖师爷的威名,我姓赵双名智全,绰号人称金须道。祖师爷有好生之德,饶你这条老命。”老英雄刘云一听,气往上冲,并不答话,一摆手中单鞭,照定老道搂头就打。赵智全摆宝剑急架相迎,二人各施所能,正是棋逢对手。两个人走了有七八个照面,不分胜负。金须道想:“此人武艺高强,何必跟他费力,不如用我的飞剑斩他,岂不省事?”老道想罢,往后退了两步,一伸手由背后拉出飞剑,照定老英雄抖手就是一剑,直冲冲扑奔哽嗓咽喉。清风道在一旁看着,知道师父的飞剑斩人,能够七步斩黄龙,八步定乾坤。赵智全一用飞剑,准知刘云不能躲过。可他哪知泰山之上还有天,追风侠刘云是何等样的侠义英雄,在江湖绿林多年,能为武艺压倒群雄。老英雄眼神极快,他见老道的飞剑扑奔哽嗓而来,往旁边一闪身,竟把宝剑接住。金须道赵智全大吃一惊,心就是一愣。二人重又动手。

旁边马玉龙抬头一看,恐怕岳父大人上了年岁,受人暗算:“是亲向三分,向火热似炭”,英雄一摆宝剑过去,并力相帮。千里独行侠赛判官邓飞雄,一见老道能为高强,剑法精通,恐自己拜弟有失,一摆红毛折铁宝刀,赶奔上前,相帮捉拿老道。金须道赵智全独战三侠,并无半点惧色。飞云僧看事情不好,一摆蒺藜锤跳出圈外,抛了刘天雄,来到那边说:“道兄,你看怎么办?”清风道于常业说:“你我暂且退敌,如师父能够取胜,你我过去竭力相帮,把他等全皆拿住;若师父不胜,你我再作道理。”飞云说:“道兄,焦家二位贤弟,今天若师父敌不过他们,你们三位可以跟我到尹家川,我叔父巡海鬼处,我还有个兄弟叫一枝花尹庆,赴群雄会时你们几位也见着了,我想到那里可以暂为安身。”清风道说:“也好,少时再作道理。”正说着话,金须道赵智全已被马玉龙用宝剑将他的飞剑连伤三枝。老道一想:“我这宝剑也是红毛折铁打造,怎么会叫他的宝剑所伤?工夫一长,我得被他擒住,三十六着,莫如走为上着。”想罢,老道就往圈外一跳,说:“合字风紧,越马拉活神凑子。”飞云、清风和焦家二鬼,一听师父说走,四个人即随赵智全拧身蹿进庙去。

马玉龙等顾不得去追贼人,大众来到树林,先把金眼雕由坑内救出来,只见老英雄口吐白沫,四肢直挺,人事不知。马玉龙说:“这是怎么了。”老英雄追风侠刘云老成经事,为人细心,说:“你们不要急,这是中了蒙汗药,用凉水一灌就好。”那马玉龙飞身进庙,找了一茶杯凉水来,把邱

成的牙关撬开，灌了下去，一听肚腹之中一阵肠鸣，马玉龙就知道死不了啦，便说：“岳父，你同邱明月和我内弟三位，看守着我师兄。邓兄同伍氏三雄兄长跟我进庙，到里面各处寻觅贼匪。”他们前后全找到了，并不见有人。找到北上房之内，看见屋中那箱柜的柜盖直动，马玉龙说：“怪呀！这庙里不能都逃净了，总还有道童儿。”就听柜中说：“这屋内没人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不错，没有人，这可还说话。”把柜盖打开一瞧，拿出一个道童来，有十六七岁，吓得浑身直抖，说：“老爷把我饶了，我说实话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说了实话，我不杀你，你不说实话，就把你剁了。这里做恶的总是你师父，并非是你，他们走了，把这庙扔给你，这不是害你吗？”道童说：“你老人家要问什么，我说。”马玉龙说：“你师父叫什么？窝藏飞云、清风等一伙贼人，害过多少人？要给我说实话。”道童说：“我师父叫赵智全，外号金须道。这庙也不窝藏贼匪，也没有害过人。清风道于常业是我师兄，带来的三个朋友，一个是和尚，两个在家人，原先在我们这里住着。他们去帮韩登助威，今天慌慌张张跑回来，说有一个姓邱的来追他们，他叫报应。我师父出的主意，用蒙汗药糖慢首，把那老头拿住，正要活埋，老爷们来了，他们便由东间屋里的地道逃走，不知上哪里去了？这都是实话。”正说着话，金眼雕已苏醒过来，同着众人来到庙内。马玉龙问师兄因何受害？金眼雕如此如彼一说，马玉龙便将这道童结果了性命。众人来到东里间看了一眼，那地道黑洞洞的，也怕有埋伏，不敢下去。天色已晚，众人到厨房找了酒食，吃喝已毕，就在庙中安歇，打算明日再回庆阳府，焉想到又惹出一场事来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